牛渚湯錄

亨

汾署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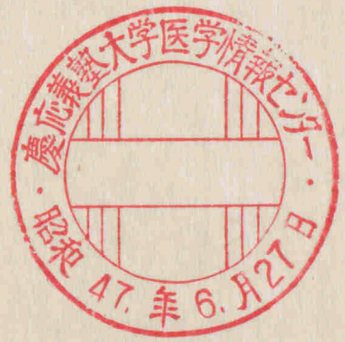
g 69

F 2
千-27

490.4
Gy-2
2

No.1770
IR 269





富士川文庫

600

牛渚漫錄卷二

目次

文似古方近方
論人身之水
麟噢醫說
疾與世變遷
醫方二大變
難經評
醫要奇貨
臥病寫死字
以手代心
三平二滿
人肉補人
或剔股割脇
瘡出惹物
知古人病
知方宜禁
良醫不救命
大承氣湯譬
神仙必有

初誤藥室藏

凶宅必凶
破格爲之
藥名詩
醫事入詩
庸工誤藥
病生於齒
脈血之府
水脈火脈
血虛兼益氣
血脫導血
去者自去生者自生
一盃水不能救一輿薪火
易知貴速
藥猶繪之色
捨藥不如捨方
治病二喻
醫權藥衡
藉佛論醫
醫論四大
道家論醫
戒詐取貨財
論東垣方
先事立防
人身無倒上痰
善藥不可離手
氣海常溫
不爲良相則爲良醫
陶隱居
攝養訣
崔或戒子
虛實補瀉
補養虛僞
醫爭試方
闕於不精勇於必驗
聖散子
周順語
杜度醫
醫家名言
救卒死訣
人身三關
活人用心
丹溪知古方
靨子在頰
論脈之狀

眞心
學師古術本經
有道氣象
貧富異治
人物原始
以人試藥以證合藥
學變多少
應聲蟲
學有法脫
盡世間三好
無病服藥
拙
學邯鄲之步
不精曉仲景則不能達其道
治喘二法
產蓐帶脈
易言好奇
言論道盡
苦吟能工
博學審問
俚醫砭針
有病不治
病差停後服
三不治
醫門多疾
好方非醫
學醫如菜作蘧
大者已成小者自精
方略運用
王充論醫
先識病名
醫諫
去疾莫如盡
明人書
意在脈外
治痰先治氣
異法方宜
坐右銘
病有內外
坐朽不同
水舟喻
格物

栗園 淺田惟常識此甫著

男 惟恭 同校

松本豐多

文似古方近方

賴山陽曰。文先貴立意。意立則氣昌。氣昌則辭達。辭達則采色光芒皆由是出焉。譬諸醫方。古文如古方。近文如近方。近方求其備。古方務其達。達者何也。有以桂爲主者。有以蔆爲主者。有以求苓爲主者。有以求苓爲主者。他藥之從之者。佐其主之力而已。近方不然。一劑之內。有桂有朮。有蔆苓。往往不下十餘味。求其備也。而支離散漫。藥力不健。近文之富麗而乏氣勢者。毋乃類此乎。

論人身之水

管子水地篇云。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流通者也。論衡書虛篇云。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脈也。故祀義篇云。山猶人之有骨節也。水猶人之有血脈也。故人食腹滿。則骨節與血脈。因以盛矣。孔穎達周易疏云。人之有血。猶地之有水。關尹子云。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王棠知新錄引圓覺經云。唾涕腦血。涎沫津液。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古人論人身之水。其揆皆一也。按水道者。猶地之有百川。一身之肌膚藏府。莫所不在。飲上歸肺。而水道一有所不通調。則隨其所在。病應各異。以其病應。辨伏飲之所在。外雖無水飲之狀。內已有水。不早治之。則亦有終爲五藏之水者。蓋飲者精氣不布之病。而水腫者。水道膀胱之病也。

今因論人身之水姑附焉。

麟嶼醫說

山田麟嶼。世徒以儒目之。而不知遂於醫。其言曰。八味腎氣圓。充腎氣。以行水也。潦水爲災。雖有溝洫。非太陽助之。則陰氣不散。泥濘不燥。故以桂枝附子爲使。又曰。火能生痰。譬如釜中之水。清冷湛然。火一舉之。則皆沸爲沫。人身無病。津液澄清。病則血氣不和。經絡壅塞而生熱。津液皆濁爲痰。皆非時流之所及。所以爲圖南之父也。

疾與世變遷

後藤艮山曰。亂世肝膽氣鬱少。治世肝膽氣鬱多。故以熊膽開其鬱。令肝膽氣達。人以爲知言。余謂中古以來。疾病有三變。慶元以前。諸豪傑皆患喝噎。而偃武已還。有志之徒多氣疾。至近世。則有小慧者。皆係肺

病。是亦時運之使然耶。未可知也。吉田資坦。太田公幹等嘗曰。四十年來。黴瘡殊多。而癘疾漸罕。蓋聞之於古老之語。亦一奇。或曰。痘瘡漸稀。而馬脾風盛行。亦可怪矣。

醫方二大變

劉桂山曰。醫之爲學。李朱出而古義晦。猶儒家宋說興而漢學廢矣。按古經方姑置焉。魏晉以下。六朝隋唐之方書。存於世者亦甚稀。然今千金外臺及我邦醫心方。考之至於鉄兩炮製并煮服之法。皆與張子之書同。則唐以上方書。出於古經方者。可以徵焉。降至於宋聖惠方。分量炮炙之法皆改革。以一兩爲十錢。變湯藥爲煮散。萬方歸於一律。而經方之面目一新。是爲醫方之一大變也。金元以降。張潔古。李東垣。朱丹溪之輩。原於宋儒之理。而別爲一家。在內經。則主五運六氣。在本草。則專用引經報使。自我爲古。自立藥方。是亦醫方之一大變也。桂山徒論其學。而不論其方。爲可惜矣。

難經評

東坡楞伽經跋云。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槃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是喻圓通機活之妙。而難經一書。實爲可疑。雖然其目已見於仲景自序。而叔和脈經。士晏甲乙。往往引其文。則漢以上人所撰。要之不失爲古醫經矣。

醫要奇貨

醫之會于病家。大抵設城府。立崖岸。屹屹相軋。議論未既。病者已死。否則乘人之急。要已之利。宛如賈豎之望奇貨也。衝陽羅氏曰。今之醫者。每每毀譽前醫。驚恐病家。意圖厚賂。尤爲不仁之甚。和漢同情。古今通

弊。可深戒。

臥病寫死字

素問云。心亂則百病生。心靜而萬病息。其言信矣。明醫雜著云。我臥病。即於胸前手寫死字。則百般思慮俱息。此心得安靜。勝於服藥。盧明詮曰。蓋病而不愼則死。苟能勘破此理。清心克己。百凡謹愼。藥易奏功。病易脫體。否則雖有良醫無救也。世人染病。而猶恣情縱慾。以自戕賊。不知畏死者也。沉確士詩云。諸病自心生。心間始可醫。亦同旨。經鉏堂雜志云。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羨貧賤而健者。是故人能于無事時。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心。自然掃去。眞妙法也。中村明遠曰。疑心之所生。精靈之所凝。物由我成。事非有而感。蓋自以爲有則有。自以爲無則無。所謂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亦是鬼神之妙用哉。

以手代心

袁子才曰。詩生于心。而成于手。然以心運手。則可。以手代心。則不可。今之描詩者。東拉西扯。左支右梧。都從故紙堆上來。不從性情流出。是以手代心也。余見今之稱學醫者。多以手代心。何曾有活手段。

三平二滿

大醫孫君昉字景初。爲士大夫發藥。多不受謝。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笑曰。籠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妨老即休。盧復曰。讀之覺冷然也。少年業交游。聞見極易變塞。常守四休。大省心力。不墮惡道矣。雨森芳洲曰。平滿者。建除之名。二三者。不求十分也。說者以爲醜女之狀。誤。吉田淨庵曰。曆日有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一月之中。或爲三平二滿。或爲二平三滿。詳見明物

初禪師語錄。按淮南子天文訓曰。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小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蓋本于此。詩有建除體。亦此意耳。

人肉補人

陳藏器曰。人肉治羸疾。自是閭閻相效。割股以博孝名。在我邦亦有爲利割股者。一富商患廣東瘡。鼻剝落無形。瘍醫割自己股肉。以罨其鼻。麻線縫之。封以膏。獲巨金。蓋以肉補肉。漢土亦有之。姑妄聽之云。大學士溫公言。征烏什時。有驍騎校腹中數丸。醫不能縫。適生俘數回婦。醫曰得之矣。擇一年壯肥白者。生剝腹皮。冪於創上。以匹帛纏束。竟獲無恙。創愈後渾合爲一。痛痒亦如一。公謂非戰陣無此病。非戰陣亦無此藥。信然。鳧亭詩話云。吾墜馬。腦髓迸流。神魂飛越。蒙古神醫。亟以牛腦實之。即以生牛冒首。使眞氣聚而不洩。三月而能起立。然記性頓減。前後如兩人。余惜不以人腦耳。

戒剔股割脇

韓昌黎外集云。鄠有以孝爲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鄠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上俾聚士以旌其門。使勿輸賦。以爲後勸。鄠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爲是。末聞毀傷支體以爲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爲之也。是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其爲不幸。得無甚乎。苟有合同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爲。曷足爲異乎。既以一家爲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爲孝。是辨其祖

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爵祿其子孫。斯爲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曾不以毀傷爲罪。滅絕爲憂。不腰於市。而已黷於政。況復旌其門。何孟春余冬錄云。江伯兒母病。割脇肉以進。不愈。禱于神。欲殺子以謝神。母愈。遂殺其三歲子。事聞。大祖皇帝怒其絕倫滅理。杖而配之。下禮部議曰。子之事親。有病。則拜托良醫。至于呼天禱神。比懇切至情不容已者。若臥氷割股事。屬後世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務爲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遇此。不在旌表之例。嗚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父母雖病篤。豈肯欲子孫殘傷其支體。而自食其骨肉乎。二書所論。皆本於聖教。可謂偉矣。

瘡出惡物

菅茶山曰。文政五年。夏。本邑篁後巷文助者。患癰潰後。膿血中有鮫魚二尾。鱗鰭全備而無首。宛似平常所食物。按三國志註載華佗破瘤飛雀事。人以爲理之所無。而宣室志載隴西李生左乳患癰。一日癰潰。有雉自乳飛出。不知所之。聞奇錄載崔堯封外甥李言吉。左目患瘤。剖之。有黃雀。鳴噪而去。札開學郎阿親見其親串家小婢項上生瘡。瘡中出一白蝙蝠。知唐人記二事非虛。豈但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哉。紀曉嵐曰。理所必無者。事或竟有然。究亦理之所有也。執理者自太固耳。

知古人病

魏叔子曰。古人之文。自左氏而下。各有其病。學古人者。必知古人之病。而力洗滌之。不然者。吾既自有病。而又益以古人之病。則天下之病。皆

萃乎吾一人之身。其尙可以爲人乎哉。醫學最有此病。程履新曰。遵薛立齋者。每以知柏爲忌藥。習河間丹溪者。又以參附爲畏途。二者皆以病合藥。非以藥合病也。蓋有此病。則用是藥。大黃巴豆。有時建功。參附朮苓。有時悞事。是在圓通活法。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也。雖然必先小心。然後大膽。倘若粗心浮氣。認證未明。輒敢發葯。是亦妄人而已。叔子之論。能中此病。其鉅眼可畏矣。叔子又曰。學古人者。知得古人病處。極力洗刷。方能步趨。否。則我自有病。又益以古人之病。便成一幅醜圖矣。通雅云。泥常法而不知變。則河間之淸火。丹溪之滋陰。東垣之補陽。皆適足以爲病。核之以理。理本遷就。肯堂證治準繩。且四五百卷。未嘗不備。然未嘗無遷就之理。徒滋後人之疑而已。二氏之所言。皆通會之論也。

知方宜禁

俟齋居易堂集論文曰。猶之乎醫。但知其藥味之美而必欲用之。而不知此方之內。必不可入此味。又不知既用彼味。則必不可用重此味。則必至於殺人矣。是亦知醫之言。

良醫不救命

吉益東洞曰。死生非醫之所關。惟盡人事而已。蘇東坡曰。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定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生。凡可以久坐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蘇竟曰。良醫不能救無命。强梁不能與天爭。仲尼棲棲。墨子皇皇。憂人之甚。古今同一見。

大承氣湯譬

先儒以大承氣湯爲譬者頗多。今揭其一二。鶴林玉露云。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今是大承氣湯證。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爲害。恐無益於病爾。嗚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況下於乾淳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氣湯。信矣。文公之爲名言也。錢虞山曰。譬之有病于此。邪氣結轖。不得不用大承氣湯下之。然輸寫大利。元氣受傷。則別證生焉。北地濟南。結轖之邪氣也。公安瀉下之刼藥也。竟陵傳染之別症也。齋藤拙堂曰。我邦從前文字庸陋。時豪患之。修李王而始雅矣。修辭之弊。塗澤摸擬。時豪患之。修袁徐而始眞矣。皆可謂知時務之俊傑也。然是皆瀉下之藥。可暫用而不可久服。今結轖已解。而輸瀉不止。元氣殆受傷矣。宜飯粱肉。以求其復常也。可謂能近取譬矣。

神仙必有

劉文正曰。神仙必有。然必非今之賣藥道士。佛菩薩必有。然必非今之說法禪僧。黃公戒徐氏曰。神仙。我道之僕隸。釋典。大學之灰塵。先生反約焉。斯眞千古持平之論矣。

凶宅必凶

藤井懶齋嘗居官舍。人私告曰。此居多祟。子勿居焉。人之住此。莫不遭災厄者。予不忍復見子之他日離慝也。懶齋不以爲意。居之二十年。終無恙。乃曰。白居易有凶宅詩云。寄語家與國。人凶非宅凶。此言信然。而陳白崖曰。居凶宅者。未必吉。居吉宅者。則無不凶。如和風溫煦。未必能使人祛病。而嚴寒沴厲。一觸之則疾生。良藥滋補。未必能使人驟健。而

峻劑攻伐。一飲之。則洞泄。此亦確有其理。未可執定命而與之爭也。一女巫曰。風寒暑濕之疾。其起也。以漸而覺。其愈也。以漸而減。鬼病。則陡然而劇。陡然而止。以此爲別。歷歷不失也。此言亦近理。宋李畋該聞錄焦道士曰。妖祥之興。本由陰陽五行之氣。相尅滅而然也。凡二氣相搏爲聲。此必因沴氣畜在一隅。故成妖爾。謂偏室中屋壁狹隘之處。俾其開豁虛明。發泄滯氣。然後復新其壁。先考如其言。果妖不復作。后山談叢道士王太初曰。爲室。當使戶牖疎達。若四壁隱密。終爲鬼所據。亦復有此理。

破格爲之

紀曉嵐曰。至危至急之地。或忽出奇焉。無理無情之事。或別有故焉。破格而爲之。不可無斷焉也。醫每臨此域。不可不審。

藥名詩

王荊公詩云。物外眞遊來几席。人間榮願付苓通。黃山谷詩云。天竺黃卷在人中白髮侵。朱鹿田得子云。我求壯艾三年藥。汝似王瓜五月生。世以爲絕唱。野客叢書云。西清詩話云。藥名詩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答鄱陽客云。江皐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喜君知。是也。僕謂此說亦未深考。不知此體已著於六朝。非起於唐也。當時如王融梁簡文允庾肩吾。竟陵皆有。按藥名入詩。三百篇中多有之。如采采芣苢。言采其蟲。中谷有蓷。墻有茨。董茶如飴之類。此後惟文字中用之。但如犬馬有情仍戀主。參苓無效也憑天。是耳。

醫事入詩

唐人句云。藥靈丸不大。棋妙子無多。明羅探句云。三部脈占心腹病。一囊藥貯太和春。清鄂爾泰句云。手理亂蜍須用緩。方醫惡疾不妨奇。皆妙。

庸工誤藥

世之洋醫者流。漫用金石毒草。猛烈之品。往往誤人者。不可枚舉。譬諸庸工御騏驥。凡手擊鏌鋣。苟用之不範。名蹄銳劍。或自招顛創之患耳。

苟子曰。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藉賊兵也。袁子才曰。讀書如喫飯。善喫者長精神。不善喫者生痰瘤。梅田訥齊曰。愚者讀書。如狂人授劍。動輒生害。森約之曰。睫能防目。復能眯目。齒能助舌。反能傷舌。畜狗嚙足。佩刀創手。俱喻得妙。

病生於欝

夫人之氣血冲和。萬病不生。一有鬱。則諸病生焉。故人之諸病。多生於欝。中神琴溪曰。一處達鬱。百骸皆利。蓋本諸呂氏春秋。曰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欝。氣欝處頭。則爲腫爲風。處耳。則爲掘爲聾。處目。則爲瞶爲盲。處鼻。則爲齆爲窒。處腹。則爲脹爲府。處足。則爲痿爲躄。是也。亢倉子曰。始生之者。天地也。養成之者。人也。草欝則爲腐。樹欝則爲蠹。人欝則百匿竝起。亦同義。韓非子曰。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夫一竅不利。則神明欝塞。不可不速利焉。先哲曰。病得之稍久。則成欝矣。欝則蒸熱。熱則生火。若欲行溫散溫利。寧無助火添病耶。由是方中多以梔子爲熱藥之向導。則邪易退。正氣復而病安矣。是亦得欝之治法者。

脈血之府

脈經序云。大地有土脈。有泉脈。有山脈。而人有脈。其象法地。血之府也。心之合也。皮之部也。此語蓋本於管子水地篇。論衡曰。水者地之血脈。隨氣進退。亦同。張景岳曰。脈者血氣之神。邪正之鑑也。有諸中。必形諸外。故血氣盛。脈必盛。血氣衰。脈必衰。無病者脈必正。有病者脈必乖。是人身之定理。是善釋血之府義者。方有執曰。脈道譬如河。血譬如水。氣譬如風。來去至止。譬如波浪。大海必定起濤。人大脈大。人小脈小。同此理也。吉益南涯氣血水之說。或源乎此而鑿甚。

水脈火脈

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凉燄。又抱朴子曰。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陽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燄。又劉子從化篇曰。水性宜冷。而華陽溫泉。猶曰泉冷者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燄。猶曰。燄熱者熱者多也。唐子西曰。溫泉在天地間。自爲一類。受性本然。不必有待然後溫也。或曰。地性所致。或曰。硫黃爲根。亦臆度耳。稻若水曰。地中有水脈。有火脈。水脈淺。火脈深。水脈多。火脈少。堀地遇水脈。則得泉。即尋常井泉是也。淺者一二尺。乃得之。深者至十仞已上。乃得之。火脈發者。謂之火井。即今北越妙法寺村地中所出之火是也。（往年駿州芙嶽突然燒破。信州淺間岳日夜煙起之類。亦係火脈發出。）火脈與水脈。相交會處。乃成溫泉。俗所謂淡溫泉是也。又別有潮脈。潮脈與火脈。相交會處。亦成溫泉。俗所謂鹹溫泉是也。間有山澤涌鹹冷泉者。此潮脈之所獨通。發爲鹹泉。即鹽井是也。是說的實明白。已出于百餘年前。而不俟西洋實測之學。

血虛兼益氣

武叔卿曰。血虛須兼補益氣。譬之血猶水也。氣猶隄也。隄堅則水不橫

決。氣固。則血不妄行。自然之理也。昔賢曰。凡人之氣血。猶源泉也。盛則疏通。少則壅滯。不知培補氣血。俱以行滯通經。則愈虛鮮不殆。直指方云。私竊怪夫世俗常談。凡病皆先調氣。而血之一字。念不到焉。其間一二亦知理血。則曰婦人有之。不思血氣即陰陽也。負陽抱陰。中兩間而爲人。誰獨無此血氣哉。此言可爲拘氣血者之鍼砭矣。

血脫導血

古人曰。血從下出者順。從上出者逆。一應上溢之證。苟非脾虛泄瀉。羸瘦不禁者。皆當以大黃牡丹皮桃人之屬。引入血分。使血下行。以轉逆而爲順。此妙法也。不知此。而日從事於芩連梔蘗之屬。輔四物而行之。使氣血俱傷。脾胃兩敗。今醫治血證。百豈有一生者耶。此說固有理。雖然血脫益氣。古訓昭然。脫血至盈盆盈斗。若用柔潤之藥。凝滯經絡。鮮克有濟。必以氣分大補之品。始可引其歸經。此余屢試驗之方也。

去者自去生者自生

櫻寧生曰。有每治失血蓄妄。必先以快藥下之。或問失血復下虛。何以當。則曰血既妄行。迷失故道。不去蓄利瘀。則以妄爲常。曷以禦之。且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何虛之有。尤在涇曰。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人易知也。瘀者未去。則新者不守。人未易知。蓋止血而不去瘀。則瘀血停滯而爲發熱咳嗽。皮肉甲錯。成乾血勞症。仲景所以有蠐蟲水蛭。蝱蟲大黃之治法。

一盆水不能救一輿薪火

鄭端友曰。譬之一盆水。不能救一輿薪之火。一寸之金。不能伐千尋之木。非水不能勝火。非金不能勝木。蓋勢有所偏。理有所不能及也。今病

勢已盛。藥力既輕。不能中病。則所謂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者。是也。陳念祖曰。凡吐血下血衄血。一切血證。俱不必瑣分。唯認其大綱。則操縱自如。蓋此症火勢燎原。車薪之火。非一杯之水所可救。芩連梔柏及大黃之類。補偏救弊。正在此時。俟火勢一平。即以平補溫補之藥維之。所謂有膽由於有識也。皆達者之言。

易知貴速

顧雨田曰。國家徵賦。單曰易知。良將用兵法云貴速。我儕之治病亦然。

藥猶繪之色

何桂巖曰。醫之有葯。猶繪事之有色也。青黃赤黑。色之常也。而淡紅微翠。嫩綠嬌黃。乃繪家均合之巧。寒熱溫凉。葯之範也。而大小緩急。奇偶輕重。亦由醫者配合之微妙耳。嗟乎。可以醫而不如繪者乎。

捨藥不如捨方

書影云。施方固勝施藥。然能製數種藥。常常施人。尤善。茫文正公曰。四方學醫者。宜聚而講習。以精其旨。編輯名方。頒布郡國。爲天下好生之助。諺云。施藥不如施方。醫林迪吉云。古謂捨藥不如捨方。藥難遍及。方可永存也。得效方序云。以身種者有限。以書種者無窮。亦此意。張杲醫說云。陸宣公在忠州。裒方書。度曰。非特假此避禍。蓋仁人之用心也。前輩名士。往往能醫。非衛生亦可及物。本草單方。近已刻於四明。然唐宋人文集。及雜說中名方。尚多。未見有類而傳之者。韓愈順宗實錄云。陸贄集驗方五十卷。是也。

治病二喻

楊仁齋曰。療病如濯衣。必去其垢汚。而後可以加裝飾。醫意也。請借是

以爲喻。又曰。治病如奕碁。當先救急急者。何救其重。而略其輕也。

醫權藥衡

小兒方論云。目視指切。意度心惟。醫權藥衡。斟酌對治。用之得中爲上矣。此語亦見直指小兒方。蓋本諸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審清濁。而知部分。視喘息。聽音聲。而知所苦。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是也。大學衍義補云。先王因情以立法。如衡之於輕重。少者不可多。大者不可小。物有多少大小。而衡一以無心待之。隨其大小多少而權之也。按醫之用藥。亦復如此。適其輕重緩急爲要耳。

藉佛論醫

千金翼云。天竺大醫耆婆云。天下物類。皆是靈藥。萬物之中。無一物而非藥者。斯迺大醫也。十便良方衍此義曰。雖不能盡一身是病。大地是藥之說。然留意於此者。所得亦已過半矣。簡易方云。予嘗讀佛書。見經中多引醫爲喻。有云醫善巧方便。普救一切人。則知醫之心也。診療之際。可不明其所以乎。是皆藉佛以論醫者。

醫論四大

玉函經云。經云。地水火風合和成人。凡人火氣不調。舉身蒸熱。風氣不調。全身强直。諸毛孔閉塞。水氣不調。身體浮腫。脹滿喘麤。土氣不調。四支不舉。言無音聲。火去則身冷。風止則氣絕。水竭則無血。土敗則身裂。全嬰方論引之。但爲釋經。或曰。此說本于圓覺經。又法苑珠林引五王經。文異而意略同。陶隱居肘后百一方序云。佛經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輒有一百一病。外臺秘要謝導人曰。夫眼者六神之主也。身者四大所成也。地水火風。陰陽氣候。以成人身八尺之體。骨肉肌膚。塊然而處。

是地大也。血淚膏涕。津潤之處。是水大也。生氣溫暖。是火大也。舉動行來。屈伸俛仰。喘息視瞑。是風大也。四種假合以成人身。父母精血。寔斯增長而精成者也。梁李邏千字文注云。四大者地水火風。乃以成身。地爲骨肉大。水爲血大。火爲氣大。風爲金氣大。此四大以成身也。或云。人身有四氣。一曰正氣。爲生之本。宜多不宜少。二曰陽氣。三曰陰氣。四曰血氣。血氣即土氣也。地表亦然。故多則爲病者。在于陽陰土三氣也。故地表多陽氣。則亢旱。多土氣。則多雷多風。風在冬春。雷在夏秋也。多陰氣。則霖潦。若在天地間而正氣少。則無雷無風。非旱非潦。少晴多霧也。亦所以宜多不宜少也。當知血陰陽正四氣。乃是地水火風也。土爲水。火氣也。按老子言。四大者。天大地大。道大王大。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此二說不同。故兩存也。據之則四大有二說。而釋氏所說。與西洋四元行稍近矣。蓋王氏脈經。論病辨症。多據五行。而玉函經特本釋經。疑似出于道釋之手者。

道家論醫

至道御書云。小惡不誅。則大罪盈。小病不除。則大患至。所謂停囚長智。養病喪身。可信之。

戒詐取貨財

陸宣公曰。醫以活人爲心。故曰醫仁術。有疾而求療。不啻求救焚溺於水火也。醫當仁慈之術。湏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否則焦濡之禍及。寧爲仁人之安忍乎。切有醫者。乘人之急而詐取貨財。是則孜孜爲利。跖之徒也。豈仁術而然哉。全嬰方論云。醫門一業。慈愛爲先。常存救活之心。方集古賢之行。近來醫者。診察疾病。未言理療。訾毀前醫。不量賦

性庸淺。專務妬賢嫉能。利己害人。驚謠患家。意謀厚賂。此則不亦禽獸之心乎。二說皆爲醫之炯戒。

論東垣方

韓氏醫通云。處方正。不必多品。但看仲景方何等簡重。丹溪謂東垣多多益善。豈固有材邪。王汝言續醫論云。東垣丹溪之書。大行于世。今之醫者。見其不用古方。率皆倣犨。輒自製方治病。藥性不明。處方無法。鹵莽亂投。反致變證多端。遂難識治。若非平日熟讀本草。深究內經。而輕自製方者。鮮不誤人也。劉桂醫論云。李東垣內外傷辨。先欲理脾胃。極本之論也。未免藥傷於雜。前輩謂其如韓信之用兵。多多益善。蓋諱之也。徐大椿醫學源流論云。至於東垣。執崇理脾胃之說。純用升提香燥。意見偏而方法亂。貽誤後人。與仲景正相反。後世頗宗其說。皆由世人之于醫理。全未夢見。所以爲所惑也。又云。古聖立方。原有定法。最爲嚴謹。至唐人專重藥性。規矩略寬。然古法仍不甚失。至宋末猶有存者。東垣出而法度乃遂蕩然。特其工夫頗深。自成一家。推崇已久。有言不信。惟願天下後世。將內經及金匱傷寒等書。沉潛參究。有得於心。自能明辨其是非也。

先事立防

邵康節詩曰。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又曰。用葯似交兵。兵交豈有事。毛際可曰。病之他端已伏。推之于國家成敗治亂。如東漢鑒外戚之患。而不知鬻積于宦官。曹魏抑近侍之奸。而不知柄移于權相。典午氏知孤立之弊。而不知八王握兵。殄滅同歸於盡。此皆見病以治病。而不能先事以立其防。旁通以盡其變者也。鄭端友曰。治病之法。須

揣本以尋枝。泝流而討源。傳曰。揚湯止沸。不若絕其火。利溜澄波。不若清其源。大抵治病。不可不究其源也。可見國家人身同一理。

闕於不精勇於必驗

史載之曰。夫病之可汗可下。可針可灸。其緩急之序。重輕之別。操之不失其宜。施之各有其度。又何患乎人之不安。病之不愈者哉。嗚呼。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雖黃帝岐伯之論。尚有不治之病。則今有非常之候。不得其詳。未明其實。闕而勿治。醫者不爲之辱也。苟其病之熾盛。人之危篤。醫者既明其理。又識其詳。當此時。不可有分毫之怯。急以毒葯驗針。回其生於萬死之地。擧必萬全。然非至神。無能與此。愚者行之。無異於操刀殺人也。如此所爲。闕於不精。勇於必驗者矣。此皆持之有術。治之有統。不可相踰於規矩權衡者也。古人曰。虎大於猫。不能捕鼠。鳳靈於鷄。不能告晨。人各有能。有不能。吾所不能治。使人治之。可矣。若欲一人而攝治衆病。雖聖人猶病諸。

人身無倒上痰

朱氏集驗方云。書云。除荊棘者。先斷其根。欲醫風者。先理其氣。濟生方云。龐安常云。人身無倒上之痰。天下無逆流之水。誠哉斯言。史載之曰。善除荊棘者。先斷其根。善治風疾者。先順其氣。人身無倒上之涎。天下無逆流之水。蓋載之本于二書者。

聖散子

集驗方云。昔巢君嘗以聖散子方。授之東坡先生。指江水爲盟。約不傳人。東坡隘之。乃以傳龐公安常。著在方册。使巢君之名。與此方同爲不朽。衞生方云。東坡居黃州。連歲大疫。服聖散子者皆愈。遂作序以傳其

方。後永嘉時疫亦然。服者不效。又京師大學生信而用之。誤人益甚。古賢云。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心既不同。臟腑亦異。臟腑既異。以一藥治衆人之疾者。其可得乎。按陳無擇三因方。及葉無得避暑錄話。亦極言此方之謬。今洋醫以一方。療天行慕瀉者。何其不省乎。

善藥不可離乎

孟詵嘗語人曰。善言不可離口。善葯不可離手。吾人可尤服膺之。詵所著有補養方。必効方。食療本草各三卷。惜世未傳之。

周順語

遯齋閑覽云。宋鄱陽周順。醫有十全之功云。古方如聖惠千金外臺所論。病源脈證。及鍼灸法。皆不可廢。然處方分劑。與今大異。不深究其旨者。謹勿妄用。可謂眞達醫理者矣。

氣海常溫

唐書云。柳公度年八十九。或問之曰。吾不以脾胃煖冷物。熟生物。可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是亦知醫之言。

杜度醫

醫說云。後漢杜度者。仲景弟子。識見宏敏。器宇冲深。淡於驕矜。尙於救濟。事仲景多獲禁方。遂爲名醫。余謂爲醫苟如此。則不愧於其師。

不爲良相則爲良醫

晏子曰。良醫與良相均。蓋以其有稗益於世道也。故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心在卜醫之中。范希文曰。吾讀書學道。要爲宰輔。得時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不然時不與我與。則當讀黃帝書。深究醫家奧旨。是亦可以活人也。司馬溫公曰。達則爲良相。不達則爲良醫。崔與之

曰。不爲宰相。則爲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汪石山曰。仕不至相。則其澤之所及。不如醫之博也。昔賢爲秀才時。即以天下蒼生爲己任。故其立志皆同矣。

醫家名言

名醫錄云。職方魏公曰。心明者意必大巧。意明者心必善醫。可謂名言矣。金李巨川曰。天寶不付於非仁。聖道須傳於賢者。李嘗有此心。宜矣爲一世之名醫也。

陶隱居

陶貞白集云。詔問山中何所有。詩。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堅瓠集云。梁陶弘景隱居華陽。絕意仕官。人稱山中宰相。武帝往見問之。故以此詩答。後屢聘不出。惟畜牛於壁。一牛散於水草之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鞭。以杖驅之。帝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之。可謂高醫矣。

救卒死訣

避暑錄話云。石林老人曰。今歲熱甚。聞道路城市。昏仆而死者。此皆虛人勞人。或飢飽失節。或素有疾。一爲暑氣所中。不得泄。即關竅皆窒。非暑氣使然。氣閉塞而死也。古方治暑無他。但用辛甘發散疏導。心氣與水流行。則無害矣。陳念祖曰。實病失治而死者。多由阻塞。有清道濁道之分。阻塞清道者。法當救肺。吳人馬元儀以瓜蔞紫菀半夏貝母桔梗枳殼蘇子杏人橘紅甘草之屬。阻塞濁道者。法當救胃。歙人張心在以三承氣湯。四順清凉飲。大柴胡之屬。二說可以爲救卒死之訣。

攝養訣

先哲曰顙門爲元陽之會。胸中爲宗氣之宅。臍中爲性命根。足心爲腎脈之本。皆不可輕動。蓋謂氣之所輳會也。柳公綽嘗語憲宗曰。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槪而充之。頤養要旨。蔑之加矣。皆川淇園曰。凡人身大關節在腰腹。腰腹氣充盈。則一身氣血得運行。不失其生活之機。其術要在於常自以其腰用力向前。以自張其腰。乃可得其氣充盈。腰腹大關節氣。用此得有餘。則其餘小關節。雖偶有小欠。並皆可以此補完也。皆可以爲攝養之訣矣。

人身三關

人身有三關。一曰風府。二曰寒府。三曰命根。資生經云。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其脈連於風府。故爲諸陽主氣也。然則風府者。固傷寒所自起也。北人皆以毛裘之。南人怯弱者。亦以帛護其項。俗謂三角是也。鍼灸聚英云。今之護風領。朱輔溪蠻叢笑云。朱漆中皮。以護頭頸。名固項。亦護領之類。王冰曰。寒府。膝外骨間也。屈伸之處。寒氣喜中。見聞錄云。熊尙書翀。一日奏事。鼻帶液。詔曰。鼻液乃膝寒耳。以宮繡護膝賜之。（吳旻扶壽方。又有菊花陳艾葉護膝法。）命根即外腎也。明道雜志云。洛陽劉几年七十餘。精神不衰。體幹清健。猶劇飲。予素聞其善養生。因問之。曰煖外腎而已。以兩手掬而煖之。默坐調息。至十息。兩腎融液如泥。瀹入腰間。此術至妙。馮夢禎與何民部書云。方士張君善用救命。索其法。惟緊縛外腎。雖垂絕之症。可以立甦。現有一人。症與丈同。行此法而試驗非一。特爲送致諸。（菽園雜記載回回俗護外腎法。可參。）凡此三者。爲養生之緊關。醫者不可不知。

崔或戒子

後魏崔或善醫術。性仁恕。臨終戒其子曰。夫恭儉福之輿。傲侈禍之機。

乘福輿者。浸以康寧。踏禍機者。忽傾覆。汝其戒哉。可謂達者之言。

活人用心

載叔能曰。醫以活人爲務。與吾儒道最切近。自唐書列之技藝。而吾儒不屑爲之。可見也。陸仲遠常曰。醫家之書近於仁。醫家之事近於利。苟不志利。仁者心也。吉益東洞曰。醫道之訣。莫善於守廉。醫道之害。莫大於求利。彼此同見。豪傑所見。如合符契。

虛實補瀉

張從政曰。人身不過表裏。氣血不過虛實。表實者。裏必虛。裏實者。表必虛。經實者。絡必虛。絡實者。經必虛。病之常也。良工之治病也。先治其實。後治其虛。亦有不治其虛時。粗工之治病。或治其虛。或治其實。有時而幸中。有時而不中。謬工之治病。實實虛虛。其誤人之跡當著。故可得而罪也。惟庸工之治病。純補其虛。不敢治其實。舉世皆曰平穩。誤人而不見其蹟。渠亦自不敢省其過。雖終老而不悔。且曰吾用補藥也。何罪焉。病人亦曰。彼以補藥補我。彼何罪焉。臨死而亦不知覺。夫粗工之與謬工。非不誤人。惟庸工誤人最深。如鯀湮洪水。不知五行之道。夫補者人之所喜也。攻者人之所惡也。醫者與其逆病人之心。而不見用。不若順病人之心。以獲利也。豈復計病者之死生乎。嗚呼。世無眞實。誰能別之。程明祐曰。人皆知補之爲補。而不知瀉之爲補。知瀉之爲瀉。而不知補之爲瀉。陰陽迭用。剛柔互體。故補血以益榮。非順氣則血凝。補氣以助衛。非活血則氣滯。二氏之所說。眞妙論也。

丹溪知古方

世謂朱震亨。別開徑逕。蔑視古方。然讀局方發揮。曰仲景諸方。實萬世

醫門之規矩準繩也。後之欲爲方圓平直者。必於是而取則焉。曰要略之方。果足用乎。曰天地氣化無窮。人身之病。亦變化無窮。仲景之書。載道者也。醫之良者。引例推類。可謂無窮之應用。借令略有加減修合。終難踰越矩度。非眞知古方者。豈能爲斯言哉。陳念祖曰。丹溪其立方。視諸家頗高一格。可謂知言矣。

補養虛僞

許魯齊詩云。萬般補養皆虛僞。只有操心是要規。惟心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醫子在頰

古語云。醫子在頰則好。在頰則醜。言有宜也。近來好奇之士。喜用西洋方。而不知醫子在頰之爲醜者多矣。

醫爭試方

袁子才曰。有人哭一顯者云。堂深人不知何病。身貴醫爭試一方。說盡貴人患病情狀。我邦臺閣。此弊最甚矣。故古之善醫者。皆考方。陸錫明曰。程伊川曰。事親者。不可不知醫。不佞亦云。善醫者。不可不攷方。

論脈之狀

精義一貫云。禮記喪禮論悲哀之狀。與醫經論脈之狀。形容物理。模寫狀貌。纖悉盡矣。不可不知。此義醫家更不言及。

眞心

古語云。救荒不患無奇策。只患無眞心。眞心即奇策也。蓋爲人興利除害。扶危救難。都是眞心。爲醫者。不可無眞心也。

拙

杜陸曰。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在。道之所存也。如吾醫術最然。永富鳳介曰。凡百技始乎巧。終乎拙。出乎思。入於不思。故巧思極則神妙。神妙則自然。自然者不可以巧思得。不可以歲月到。不可離巧思而得。不可外歲月而到。是也。文章精義云。文章不難於巧。而難於拙。不難於曲。而難於直。不難於細。而難於粗。不難於華。而難於質。羅大經曰。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筆尤難。作詩拙句最難。至於拙。則渾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豈惟詩文乎哉。

學師古術本經

源流至論云。議論不本於孔子。則厭常喜異。不足以垂後世之訓。文章不祖於六經。則夸多鬪靡。不足以該天下之理。豈止文章哉。學必師古。而天下無異說。術必本經。而天下無異論。薛應旂曰。君子之經世。譬諸醫者之治病。經則其素難也。史則其方書也。雖軒岐和扁。亦不能外是理以生人。而業其術者。顧棄置之。縱自謂妙悟神解。其有不至於誤劑殺人者幾希。愚聞錄云。醫之道。精矣微矣。奚可淺試乎哉。必其平日有絕大學問採諸名醫之書。研求磨練。得其旨奧。庶不至殺人如麻焉。此亦醫家之格言也。

學邯鄲之步

山田圖南敗鼓錄云。明王鰲震澤長語曰。爲文必師古。使人讀之。不知所師。善師古者也。韓師孟。今讀韓文。不見其爲孟也。歐學韓。不覺其爲韓也。若拘拘規倣。如邯鄲之學步。里人效顰則陋矣。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詞。此最作文之妙訣。予以爲吾人爲醫。師仲景氏。亦當如韓學孟。歐學韓也。要在師其意而已。按束哲補詩。俳優之戲舜耳。居易續詩。庶巫

之步禹耳。何則以模擬無情靈也。醫之濫投古方者。往往不免此弊。宜乎受學步之誚也。

有道氣象

少陵詩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薛敬軒曰。從容自在。可以形容有道者之氣象。朱載颺曰。海濶從魚躍。天高任鳥飛。士君子不可無此度量。余謂醫家最不可無此氣象度量。

不精曉仲景則不能達其道

避暑錄話云。士大夫於天下事。苟聰明自信。無不可爲。惟醫不可强。本朝公卿能醫者。高文莊一人而已。尤長於傷寒。其所從得者不可知矣。而孫兆杜壬之徒。始聞其緒餘。猶足名一世。文莊鄆州人。至今鄆多醫。尤工傷寒。皆本高氏。余崇寧大觀間在京師。見董汲劉寅輩。皆精曉張仲景方術。試之數驗。非江淮以來俗工可比也。可見醫不療傷寒。則不能巧於其術。不精曉仲景。則不能達其道矣。

貧富異治

避暑錄話云。古方施之富貴人。多驗。貧下人多不驗。俗方施之貧下人。多驗。富貴人多不驗。吾始疑之。乃卒然而悟曰。富貴人平日自護持甚謹。其疾致之必有漸。發於中而見於外。非以古方術求之。不能盡得。貧下人驟得於寒暑燥濕。飢飽勞逸之間者。未必眞疾。不待深求其故。苟一物相對。皆可爲也。而古方節度。或與之不相契。今小人無知。疾苟無大故。但意所習熟。知某疾服某藥。得百錢鬻之市人。無不愈者。設與之以非其所知。蓋有疑而不肯服者矣。況古方分劑湯液。與今多不同。四方藥物所產。及人之稟賦亦異。素問有爲異法方宜。立論者言。一病治

各不同。而皆愈。即此理推之。以俗方治庸俗人。亦不可盡廢也。按釋氏六帖引戲樂王經云。良醫處方。隨福有異。貧者單方。富者貴藥服。令奏樂各不同也。是亦貧富異治。則竺漢皆同矣。

治喘二法

劉昌詩蘆浦筆記。有喘葯方一條云。嘗見知臨江葉守端卿言其祖石林病。此專服大黃而愈。乃知有苦上氣者。宜麻黃甘草者。宜大黃犁牛子者也。

人物原始

葉無得曰。天地英靈之氣。鍾爲山川。山川之氣。降而爲人。皆有常限。不可加損。君子小人兼得之。不在此則在彼。譬人之元氣皆有所稟。養之善。則爲壽考康寧。不善。則爲疾病。未有無元氣。而能爲人者。是以治世多賢材。亂世多奸雄。均一氣爾。物徂徠曰。夫天氣也。以地爲其質也。以天爲其氣。氣質合而生人。是謂之冲和。冲和也者。氣質渾融之名也。生也者。氣質合媾之中。忽然生此氣質渾融之物也。非直湊合天地之氣。以造作此人也。唯其本諸天地。是以肖也。唯其非湊彼造此。是以雖肖實異也。故天能生而不能成。地能成而不能生。以其純氣不質。純質不氣也。人能裁成輔相。而不能生成。以其冲和與天地之純氣純質殊也。二說於醫理尤切實。

產蓐帶脈

石天基傳家寶。有男子太平至歡。婦人臨厄之論。可謂善知產難之情者矣。葉無得曰。婦人疾。莫大於產蓐。倉猝爲庸醫所殺者多矣。亦不素講故也。舊嘗見杜壬作醫準一卷。記其平生治人用葯之驗。今之醫不

可無此用心。徐靈胎曰。學者能明乎帶脈之病。則本原洞悉。雖所主之病。千條萬緒。可以知其所從起。更參合古人所用之方。而神明變化之。自不至於浮泛不切之弊。

以人試葯以證合葯

寇宗奭曰。人心如面。各各不同。惟其心不同。藏府亦異。欲以一藥通治衆人之病。其可治乎。古云。藥不執方。合宜而用。續醫說云。古人有藥貴合宜。法當應變。泥其常者。人參反以殺人。通其變者。烏頭可以治命。葉香嵓曰。病有見證。有變證。有轉證。必灼見其初終轉變。胸有成竹。而後施之以方。否則以藥試人。宜以人試藥也。陳養晦曰。今之庸醫。表裏混亂。不以證合葯。反以藥合證。又曰。醫有賢愚。疾無今古。維摩經云。應病與葯。對機說法。佛之謂醫。先輩曰。古謂藥不貴執方。而貴合宜。方即兵家之陣圖。匠氏之規矩也。圖可授人。而不能授人鬪。匠可授人規矩。而不能授人巧。運用之妙。存乎心也。皆名言也。

易言好奇

袁子才曰。夫用兵危事也。而趙括易言之。此其所以敗也。夫詩難事也。而豁連李老易言之。此其所以陋也。醫最不免斯弊。陳去非曰。楊子雲好奇。惟其好奇。所以不能奇。黃庭堅曰。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詞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陸放翁曰。後人不知杜詩所以妙處。但以有出處爲工。其去杜愈遠。余謂陳氏言。可爲好奇方者之戒。陸氏語。足以爲局經方者之訓。

學變多少

朱子劉病翁詩跋云。李杜韓柳。初亦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

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故自其變而覺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余謂醫之主素靈者。所謂自其變而學之者也。主張仲景者。所謂自其不變者學之也。況復後世醫書。醫書各有門徑。學者不可不選焉。

言語道盡

陳輔之詩話云。王荊公嘗言。世間好言語。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言語。已被樂天道盡。芳村恂益曰。余亦嘗謂。傷寒好言語。已被朱肱道盡。傷寒俗言語。已被陶華道盡。

應聲蟲

病源候論載腹內有人聲候云。夫有人腹內忽有人聲。或學人語而相答。此乃不幸致生災變。非關經絡腑臟。冷熱虛實所爲也。張鷟蔡絛方勺。陳正敏輩。皆以爲蟲之所爲。蓋其實惟誕。決無之事。而其理則有之。楊用修曰。今之儒者。皆宋儒之應聲蟲。余以爲今之古方家者。皆東洞之應聲蟲。其所謂西洋家者。皆英醫偉利士之應聲蟲也。

苦吟能工

存餘堂詩話云。孟浩然眉毛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走入醋甕。其苦吟可想。夫詩非苦吟。不能工。況於躋壽之工夫乎。

學有法脫

朱子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注解。便了久之。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豈止學聖經。學詩亦然。徐增曰。余二十年論詩。祇識一法字。近來識得一脫字。詩善有法。離他不得。却又即他不得。離則傷體。即則傷

氣。故作詩者。先從法入。後從法出。能以無法爲有法。斯之謂脫也。凡爲醫者。亦不臻斯域。則苟不可稱工手。程國彭曰。長沙用藥。寒因熱用。熱因寒用。或先寒後熱。或先熱後寒。或寒熱併擧。精妙入神。良法具在。熟讀精思。自然會通。然時移世易。讀仲景書。按仲景法。不必泥仲景方。而通變用藥。尤爲得當。馬俶印機草云。余之論醫。不離乎書。亦不執乎書。及出而應世。遂覺靈機在我。測病之淺深微甚。用藥之操縱進退。不必求合古人。而自無與古人不合者。可謂達法脫旨者矣。

博學審問

朱舜水曰。學問之道如治裘。遴其粹然者而取之。若曰吾某氏學吾某氏學則非博學審問之道也。片倉鶴陵曰。取法方於湯液之貴文。以爲施術之規度。選神約於後賢之書籍。以爲應變之治具。亦是醫家之博學審問也。

盡世間三好

宋趙季仁曰。某平生有三願。二願。讀盡世間好書。又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寒松堂雜著云。昔人云。願識盡世間之好人。讀盡世間之好書。看盡世間之好山水。余曰。識好人。先自貧賤愚拙始。讀好書。先自學庸語孟始。看好山水。先自祠墓田廬始。醫者療人讀書。亦當如此。

俚醫砭針

東坡書楞伽經後云。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葯。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此語可以爲俗醫之砭針。

無病服藥

無病服藥。自千金方以下。至衛生寶鑑。玉機微義諸證辯疑錄。戒之諄諄矣。然而其事夙在儒籍。苟悅申鑒曰。葯者療也。所以治疾也。無疾。則無藥可也。肉不勝食氣。況於藥乎。寒斯熱。熱則致滯。陰藥之用也。唯適其宜。則不爲害。若已氣平也。則必有傷。唯鍼火亦如之。故養性者不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已矣。又云。藥之療病也。毒葯有時而用。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平葯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良藥也。裴潾諫憲宗曰。夫藥以攻病。非朝夕常用之物。況金石性酷烈有毒。又加煉以火氣。非人五藏所能禁。張皐諫穆宗曰。神慮清。則血氣和。嗜慾多而疾疢作。夫葯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韓昌黎曰。不知服食之說。起自何世。殺人不可計。壁裏安柱。果何如哉。且夫高堂大厦。梁棟安基固。壞塗毀墜。柱於壁中。甚不近人情。蘇子瞻曰。藥能醫病。而不能養人。食能養人。不能醫病。皆可謂達醫之言矣。

有病不治

班史云。諺曰。有病不治。葯。常得中醫。客中間集云。病不服葯爲中治。蓋服葯誤其死速。不葯死猶緩。一得明者治之。或可爲耳。可謂班史好注脚也。葉無得曰。世言不服藥勝中醫。此語雖不可通行。然疾無甚苦。與其爲庸醫妄投藥反敗之。不但爲無益也。吾閱之多矣。吾少不多服藥。中歲以後。或有勸之少留意者。性既不耐煩。過江後。亦復難得藥材。每記素問勞佚有常。飲食有節（今本素問。作食飲有節。起居有常。）八言。似勝服藥也。

病差停後服

仲師曰。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此語有深味。葉秉敬遒徇編云。用葯治病。病好後便須拋藥。猶復服葯不已。必且積藥成病。古語云。病傷猶可療。藥傷最難醫。不可不知。

去疾莫如盡

伍員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或曰。除毒宜嚴。養生宜寬。蓋本於此。

三不治

玉函經云。吾常見愚人疾病。有三不治。重財輕命。一不治。服食不節。二不治。信邪賊藥。三不治。比之於扁鵲郭玉之語更簡。

明人書

明人醫書。大抵雷同。屋下架屋。卷帙浩瀚。讀之無益。徐鎔曰。今世兇險之徒。粗知字義。輒撰醫方。未闡軒岐。不面仲景。如金匱鉤玄之鉤鎌人。古今醫鑑之成醫劍。諸證辯疑之變於夷。與夫醫學入門之未入門。萬病回春之刑乎春。醫學正傳之失其傳。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紀曉嵐曰。夫僞書。始漢百兩篇託名而已。割裂古書。始漢詩序散篇首。易傳入卦中而已。竄易古書。亦始漢周禮奇字而已。傳刻古人之書。而連篇累牘刪竄之。明以前未之聞也。故士莫妄於明。而明季所刊之古書。類不足據。二說極痛快。

醫門多疾

尚書大傳云。東郭子思問于子驀曰。夫子之何其雜也。子驀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善慧大士曰。爐韛之所□多乎鈍鐵。良醫門下。足於病人。是即莊子醫門多疾之意。

意在脈外

倪允昌醒言云。醫之意在筆先。醫必三折肱。而後成良醫。字必三折筆。而後成佳字。按戴氏元禮惟得此旨。陳緘齊曰。善觀脈者。知陰則知陽。知陽則知陰。可以心察。可以指別。可以類求。可以意會。可以萬全至道。淵微莫逾於此。是亦可謂知意在脈外者矣。

好方非醫

淮南子云。喜武非俠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分音非瞽也。分味非庖也。椓庭遺筆云。古人治病用藥。今人治病用方。其不及古人遠矣。赤水玄珠云。古謂藥不貴執方。而貴合宜。方即兵家之陣圖。匠氏之規矩也。圖可授人。而不能授人巧。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也。可以爲好方者之戒。

治痰先治氣

俗曰。治痰先治氣。謂調其肺氣。使之清肅下行也。又曰。脾爲生痰之源。肺爲貯痰之器。張錫駒曰。方書有云。見血無治血。見痰無治痰。此至言也。要知血從何來。痰從何生。不治血。正所以治血。不治痰。正所以治痰也。皆可謂至言。

學醫如菜作蘬

沉長卿曰。諺曰。秀才學醫。如菜作蘬。予謂好季才學醫。則爲良醫。爲名醫。爲時醫。低秀才學醫。只成就一个庸醫而已。凡物以木質爲主。龜惡之溺器。千百年後。斷不作骨董賣也。吾曹骨董之不如何也。

異法方宜

征韓之役。諸將之醫。預慮其不服水土。多合不換金正氣散而齎之。既而疾疫方起。服之無效。加藤肥州之醫。特用香蘇散。咸愈。蓋人前困於

敵。後懼於法。常抱取封侯之念。內不能忘鄉土之情。是以外內感傷。情志鬱結。宜輕散之劑發其氣。非消腹裏之食。發肌表之邪之所宜也。又往年。琉球信使來朝。時方寒凍。從者頻病。彼醫守其國套法專施辛温。斃者甚多。然則人入他鄉。必爲風土所移。爲羈慮所累。亦不可不知焉。夫皇國六千餘里之幅員。西海北陸。其藥猶不無斟量。而今之醫。有篤信邈焉絕域之術。以欲療此地之人者。惑矣哉。

大者已成小者自精

讚州有巧於圖章者。或問其術。答曰。欲鑄火爐。宜先鑄圖章。欲鑄圖章。宜先鑄爐。大者已成。小者自精。醫先通大經大法。豈可不能瑣瑣末技哉。

坐右銘

寇宋奭曰。凡爲醫者。須畧通古今。粗守仁義。絕馳騖。能所之心。專博施救拔之意。如此則心識自明。神物來相。又何必戚戚沽名。齪齪求利也。如或不然。則曷以致姜撫沽譽之慙。逋華佗之矜。能受戮乎。室町氏時。名醫高橋英全。早揭此語。以爲坐右銘。此即與清原賴業將表章大學中庸之意略似。

方略運用

霍嫖姚曰。顧方略何如耳。岳忠武曰。運用之妙在一心。易簡方曰。有定之法。置于古人。無定之妙。出于一心。又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也。皆有所本。蓋言神明於法。而變化行之。非謂古法之可盡廢也。

病有內外

墨子云。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於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一門焉。乃醫家內外傷辨之所原。丹水子云。單豹養其內。虎食其外。而疾攻其內。是亦論內外者矣。

王充論醫

論衡云。夫失明猶失聽也。失明則盲。失聽則聾。病聾不謂之過。失明謂之有罪。惑也。蓋耳目之病。猶心腹之有病。耳目失明聽。謂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謂有過乎。又云。凡能歆者口鼻通也。使鼻觔不通。口鉗不開。則不能歆矣。人之死也口鼻腐朽。安能復歆。皆有益於醫理。

坐朽木同

王碩曰。夫坐寄也。神寄于身中。謂之生。猶身寄于屋中。謂之安也。屋有坐朽之不同。猶身稟質厚薄之異也。小疾之來。如屋之有瑣漏也。漏不早理。亦足以朽梁蛀柱。大病之來。如屋遭暴風驟雨也。堅厚而能勤修理者。尙足以當之。若朽腐而復懶于修理者。則將何以當之。凡事預則立。未雨綢繆。故君子不可不早爲計也。凡今之人。貪安一起。爭名奪利。擾擾攘攘。奔走四方。而安屋中者。寧有幾哉。以致舍空邪得乘之。鼠祟蛇妖。不可復問。或有拆櫋代薪。毀瓦啓漏。甚而自燬其屋。觸屋主人怒。因而逐之。致于夭折。不可勝計矣。嗟乎。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奈何自棄自藝。自作之蘗。直至不可活而後已哉。

先識病名

徐靈胎曰。欲治病者。必先識病之名。能識病名。而後求其病之所由生。知其所由生。又當辨其生之因各不同。而病狀所由異。然後考其治之之法。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藥。或病名同。而病因異。或病因同。而

病證異則又各有主藥。各有主劑。千變萬化之中。實有一定不移之法。即或有加減出入。而紀律井然。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水舟喻

荀子云。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此語亦見家語。其由來尚矣。金匱要略云。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王子亨衍此義曰。舟行於水。人處於風。水能泛舟。而亦能覆舟。風能養體。而亦能害體。蓋船漏水入。體漏風傷。其理一也。鄭端友亦論嬰兒曰。舟非水不行。然波濤沸湧。則有覆舟之患。兒非乳不養。然吐瀉過傷。則有傾人之患。波濤非自生。其所以生者。風鼓不平之勢作之也。吐瀉非自生。其所以生者。風冷不便。乳引之也。風息水勢平。乳少則吐瀉寧。善行舟者。不懼波濤。而懼舟之不固。善爲醫者。不懼吐瀉。而懼乳之不節。蓋乳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此之謂也。

醫諫

元史許國禎傳云。世祖飲馬潼。得足疾。國禎進藥。味苦。却不服。國禎曰。古人有言。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已而足疾再作。召國禎入視。世祖曰。不聽汝言。果因斯疾。對曰。良藥苦口。既知之矣。忠言逆耳。願留意焉。瀟湘錄云。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携一藥壺於城中賣葯。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人一身。便如一國也。人心即帝王也。傍列臟腑。即宰輔也。外具九竅。即羣臣也。必心病。則內外不可救之。何異君亂於上。臣下不可止之乎。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心無病。則餘臟腑雖有病。不難療也。外之九竅。亦無由受病也。況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或攻其病。君

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宜如失其序必自亂也又何能救病此猶家國任人也鑑戒錄云虞少卿洮蜀之醫也診董璋疾曰洮聞天有六氣降爲六淫淫生六疾害於六腑者陰陽風雨晦明也是以六淫隨焉六疾者寒熱入腹感心也是以六腑隨焉故心爲離宮腎爲水臟晦明勞役百疾生焉大凡視聽至煩皆有所損心煩則亂事煩則變機煩則失兵煩則反五音煩而損耳滋味煩而生疾男女煩而減壽古者男子莫不戒之君今日有萬思時有萬機樂淫于外女淫於內渴之難療其由此乎皆可謂醫諫矣

格物

邵康節曰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又曰飛者栖木食木鷹鸇之毛猶木也走者栖草虎豹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敏于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于走下在水者不瞑在風在地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使然也水類出水即死風類入水即死然有出入之類者龜蟹鵝鳧之類是也俞琰曰牛順物乘順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遡逆風而行則健瑣碎錄云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順也有微風不知所從來但觀鳥之所向夢溪筆談云凡草木百穀之實皆倒生首系于幹其上抵于顚處反是根人與鳥獸生胎亦首皆在下先哲曰禽畜之類有肺者有尿無肺者無尿故水道不利而成腫滿以清肺爲急陳念祖曰五藏有血六腑無血觀剖諸獸腹心下夾脊包絡中多血肝內多血心脾肺腎各有血六腑無血近時以吐血多者謂胃吐血皆耳食前醫之誤是等說似西洋所謂窮理而反古矣

牛渚漫錄卷二終